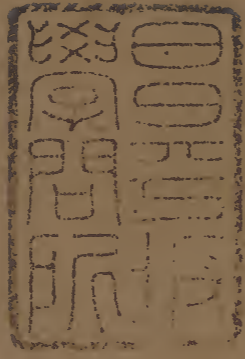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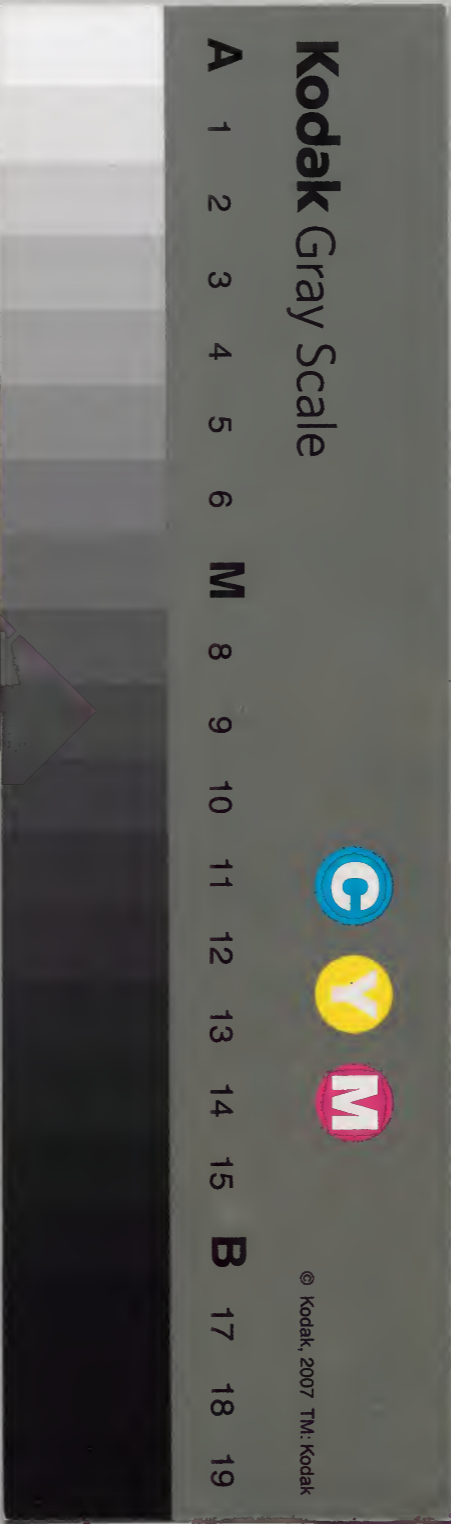
北史 卅九之四十二 傳



漢書門			
五〇五	二四七	二四二	二四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五〇五
類	二四七
架	二四二
冊	二四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7
冊數	24 (11)
函號	250 83



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畢眾敬

羊祉

子深 孫肅
弟子敦 烈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廩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為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王子業而

薛安都

漢章文

自立是爲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勳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爲質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眾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侄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叙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越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子道櫛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櫛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安都從祖弟真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

河北侯出爲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爲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爲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歷華荊二州刺史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本不勵清節及爲汾州備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

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
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繚下及
廝傭咸過本望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與
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都昌
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爲兗州刺史娶
崔邪利女生子文羣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文羣母子與
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羣至以報
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
當即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許
祇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羣哭泣以爪髮爲信文達
回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曜

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啟告山河誓不負休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
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
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煩造僕
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
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爲懷寧縣以休賓爲令延興二
年卒文羣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
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羣大言求見申父功厚
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贈
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
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母子並出家爲
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湛仕燕位太尉掾隨慕

容氏遷於齊子孫因家之遂為東清河繹幕人焉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為劫盜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以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為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為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為計法壽與崇吉歸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麒麟對為冀州刺史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饑飽坎塲常不豐足畢眾敬等皆尚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敬侯子伯祖襲例降為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浩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卒於幽州輔國府長史免官卒子翼大城戍主帶宗安太守襲爵壯武侯

上卒字誤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俄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曰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為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

熊子彦詡嗣彦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槩州辟王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彦詢最知名以魏勳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為叔豹所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喪當家之寶初彦詢少時為監館嘗接陳使江惔及陳滅惔入關見彦詢弟彦謙曰公是監館弟耶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欵彦詢所贈惔詩今見載惔集彦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鞠養長兄彦詢雅有清鑒以彦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其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入

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彦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王東奔以彦謙為齊州中從事彦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劔所執彦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彦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

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務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眾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頗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頗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頗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起授都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

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梓州人亦思之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為入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薛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層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懼罪者多彥謙見衡當途而不能匡救善論之曰竊問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道賤者也今國家祇承靈命作人父母刑賞由直升聞于天黃長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入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豐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眾非為于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

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
暴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
所逃罪梟縣孛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
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
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
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
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
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
帝王之位況乎最介一隅蜂扇螳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
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故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迹可得
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
之哲王昧旦丕顯履水在念御朽兢懷遠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

於人上躄蹙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
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卹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
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
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
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
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
設有正直之士不堪幹時於已非宜卽加擯棄儻遇諂佞之輩行
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
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
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
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一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
任方直斥遠浮華卑非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

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晏安煬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理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續曆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誣誤吏人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膺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脇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衛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菴山之下

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炆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炆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終於官彥謙居家每子侄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豐壘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修縣李

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或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
與爲友雖寇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
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
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諍太子卑
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
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
齡著勲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
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門有容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
家羣犬所噬卒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
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弟子勛起兵文秀
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
徙爲平齊人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
家貧備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
爲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
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
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卽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
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令守六年爲限限
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爲司空
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
及弟亡蔬食終喪甚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
其幼弟景遠林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
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
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卒

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
逸祐並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
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景
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
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
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雉蘇夜誦經史遂大
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
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啟景先撰
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
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而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
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

嘉靖
卷之六
心於

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
篇其言典該符璽郎王神貴並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
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
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修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
凶儉贍宗親又與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克
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
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
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
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
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啟爲昭武府功曹
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於家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
卑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

境盜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或殺其王子業而自立是
爲明帝遣衆敬詣兗州募入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
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
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
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爲弟
衆愛爲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
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
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宋宋
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佗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
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
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
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尅

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爲所燒死衆敬聞尅無鹽
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
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徵還京師衆敬
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鬚皓白而氣力
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
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
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
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
一口刺彪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
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兗州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
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勳誠至京師俱爲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兗
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

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
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
田庄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
任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謚曰平元賓入魏初娶
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
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
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
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卒子僧安襲祖朽身長八
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爲文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
爲伯以本州中正爲統軍隸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
騎侍郎中書侍郎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
百姓稱之後爲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無子以弟祖

歸子義暢爲後襲爵義暢傾巧無士業蓋通時要位中書侍郎兗
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以兄祖朽別封南城以
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別駕祖暉早有器幹爲陶
州刺史以全守勲封新昌縣子逢蕭寶寅退敗祖暉拔城東趨華
陰坐免官爵尋行陶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爲賊宥勦明達所
攻沒長子義勰襲爵齊受禪例降義勰弟義雲

義雲小字陴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
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
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
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滅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爲衆人
怨惡並無所問乃拘吏數而斬之因此銳情執威名日盛文宣
受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

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啟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殂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惟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啟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闕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昏之夕衆禮備設尅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下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便

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赦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卽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問釋氏嘗隨之聽講爲此欵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造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卽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饒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竝用猶

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
 奏之為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
 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為人密啟及歸彥被
 禽又列其朋黨專擅為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
 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
 士之賈之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
 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
 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
 所及為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痍徧體有薛子善昭性至凶頑與
 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為其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
 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庶中
 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
 成命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介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
 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乃具列善昭云介乃收捕
 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
 斬之於獄棄尸漳水祖歸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守義遠
 弟義顯義攜性竝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歷竟城前後州
 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鮮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
 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尚書齊竟二州刺史眾敬弟眾愛隨兄歸魏
 以勲為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康子開慰字子
 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延昌初累遷清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
 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廌起兵謀誅元乂固慰斬
 其使發兵拒之乂以為忠於已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騎
 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鑿軍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

師被劫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子祖彥
字修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爲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
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
射兗州刺史祖彥弟祖哲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輟薄不
修爲時所鄙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
纂舉室南奔家於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爲兗州刺史既敗子景義
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
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
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雁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
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
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

爲梁州軍司討叛氏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並
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
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入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
肇執政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
驅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
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
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
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
邊夷識德化沾殊類繼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
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
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
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

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出內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尅亦為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岨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府寺為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疆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

臨州並無恩潤其人患其嚴虐子深

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凡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州北海王顥為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寅反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為二亮行臺深處分軍國

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侍郎顥平免官普泰初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入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請修立國學廣延胄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初爲冀州

與富作舉

中從事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爲武德郡守社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爲中丞以爲書侍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爲三公郎坐兄社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甚爲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與靈引爲愉長史以相間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爲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踟躕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

北史三十九

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
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襲乃上言請加旌錄
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字靈珍
兗州別駕從事子烈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修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
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偏爲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
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
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
已利乎卒無所受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爲
稱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教書褒
美焉遷光祿少卿兗州大中正天平初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
于家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飭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

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咸有飛行烈天統
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伐累世本州刺史
卿世爲我家故父烈云自畢軌被誅已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
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
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
雲之唯薄烈弟修有才幹卒於尚書右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
丞開皇中戶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啟東南事寇圖變而竟保
寵祿優矣林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
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耀朝國位並列
無之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爲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
烈持已所遵殆時彥也 丁卯正月六日讀畢 同九月六日校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昶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為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并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玩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

及古制

西州出

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便坑其眾，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於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人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為政之所先。今京師人

或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一。益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餓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

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為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又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又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榭賓客張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寃極言元又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

親書思作恐

棺賜又死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為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凶自知必死思或不遜無宜見之今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怒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怨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勲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為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竝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在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

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甥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
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
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遺誠不來贈謚其子不能避
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
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
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卽復呼法撫猶有一
一評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卽耳太和
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
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
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
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
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二曰自古聖帝必

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
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議可代
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
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
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
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
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檠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
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晷
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
獻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膏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
形有待而智無厓以有待之形役無厓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
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

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政生人之命於是在有罪而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

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

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
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
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賣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
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齒任意
所從其走起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
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
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
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
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
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宦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閭連甕何以略也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
有何為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

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
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
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
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
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
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
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
分賜鰥寡贍濟寔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
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具以
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孝
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
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遠闊若求

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
中第謂程靈虬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
短淺比於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楊雄著
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
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觀陛下明明之
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不愧於虞舜卿
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
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
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
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為
可復以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為欲
為膏梁兒地為欲並政替時帝曰俱欲為入冲曰若欲為入陛下

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入之技不患不
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
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
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救諸賢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
為援意有所懷敢不盡言於聖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
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
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監令之子必為祕
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
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
有高明卓爾才具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
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蒲陽齊成王成公期
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車營顯宗拒戰斬法援

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
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
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
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
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
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
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彞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
諮議展其後效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
李彪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
明初追赭陽勲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涼
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

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
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
不可以經世駿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冲真喪延明曰卿
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
太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著作
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
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
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
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觀天假餘年竭六
韜之效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
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

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
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
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於
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令宜依舊詔百寮評議
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
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
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
世之軌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
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駿歷官
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實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
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
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

遺條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
遣使者更問其疾救待御師徐響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
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虯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
作文章自有集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
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
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閻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
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
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
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閻稱之
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

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於
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
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記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上封事
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
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
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
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
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
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
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饑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
令殷勤而下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
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

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通賤卑不僭高不
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王者莫若長子傳曰大
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
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
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
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
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繫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
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
端冕見於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
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
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
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

抑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
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繼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
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
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
家慶則人事幸甚矣其三日記云國無二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
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
入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
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
豈有驅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
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
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
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
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項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
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
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
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
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
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
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
三微後歲早論者以不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之故致旱事下
公卿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
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
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

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
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
漢志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
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節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
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
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負罪當
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
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
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
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卑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
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
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
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
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
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
不議之時安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
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
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
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
卽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
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
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

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
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
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
逮乎虐秦始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
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
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
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
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
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
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
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醺傷入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
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

一令

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無預其軍戎
之警墨纓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尋皆施行彪
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敏聰學博墳籍
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
勸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
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
設醺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
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卷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纓裳猶以素
服從事裴謝在北回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魏朝
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
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
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

謂嘉靖
作悃

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入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王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王謂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褻博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傳

北魏書加字
上有左字東
省上一字闕
萬年加字上
一之字闕
與魏書共作

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識乖異遂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與言於侍筵之次啟論於眾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茲

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
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
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
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闕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
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
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
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
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知其威
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
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
入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已其所為者無不屈從
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一以除姦矯之

親書宰事
下有共卿字

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
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怒之除名而已彪
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
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
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懼此譴為
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曰臣慙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
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過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
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
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
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廢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
收彪彪自言事在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
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

甄琛邢辯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
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
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
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十六年先帝先
后召明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
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
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孝文
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民若
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啟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
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
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
之然先皇之茂勳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隳也

魏書度作
度

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
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
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
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被者先皇
之威也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鑿幸
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燹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甲告成者先皇
之肅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哀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
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
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
先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王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
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並
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

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令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傳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竝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竝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

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

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
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
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
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欵難得
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尉喻汾州叛胡得
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
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
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
宋升結管鮑交升爲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
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升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
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
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

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
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啟得爲列
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
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來
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
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
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
自稱詠由是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
宣武崩後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
在著績桓叔與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又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
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荆州屬尔
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萬曆本
下有馬字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以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家請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卽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

及

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爲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遂臨淄公唐瑾等竝爲納言尋遷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草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修縣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

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
侍御史王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
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
左丞公孫良職縮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皆
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
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
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審諤之誠
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幸鄴又兼御史
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
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以爲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
用損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大
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懼之太和二十年

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人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恂道悅前後
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
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塋于舊坐謚曰貞侯宣武又追
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
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
子出身道悅長兄嵩字峴喻魏郡太守嵩弟雙清河太守坐驕貨
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
長史後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
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
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謚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疑州王簿琛少敏

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黜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亦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宣武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鄣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爲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

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踰國澤不厚入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

官當作吏
制

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積而散
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閒事不如法此乃用
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
失前旨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置利入亦世
或不同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為
禁豪強之制也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
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修寵貴琛傾
身事之琛父疑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
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父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
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
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竊其
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

萬本
請作請
從

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竊司徒錄尚書事北
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
風邪響贖猶宜劾糾况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
方更徃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
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
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彙彰方加彈奏生則附
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
其為鄙詐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寔為叨越
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
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
槩請免所居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
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持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

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廁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爲胸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所好悅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

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王司開坊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鉞乃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遠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寔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開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

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
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
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及高肇
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
之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爲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
陛下在東宮崔光爲少傅臣爲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爲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爲僕射
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爲征北將軍定州刺
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旣至鄉衣錦晝游大爲稱
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
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
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

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表翻奏曰
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公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
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
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
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
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
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在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
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
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鑿伊顏接衽論其謚也
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
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

非至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
 之失一至於此矣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名共大賢比
 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
 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入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
 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
 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
 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
 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義
 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樂四聲姓族廢典會
 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
 道正位祕書郎性儉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
 水亭舍毆擊主人為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慚慨廣平王懷

為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寃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故復
 固執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侃弟楷字德方相
 頗更吏事琛被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善惠等
 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
 州刺史鹿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修禮毛普賢
 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
 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修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為舉動楷
 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殺之以威外賊
 及刺史元罔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役修禮等忿楷屠害北
 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為中書侍郎後齊
 文襄取為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琛
 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

曾為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召密為相州行臺援平直之譽出為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為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于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效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故贈瀛州

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尅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為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為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調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為高陽王雍傅稍為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效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授肅節度同援潁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屬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

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
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
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
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為之詞
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
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
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
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
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修之
儔乃因皓啟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
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為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
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貫因權

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
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
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
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
軍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
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竝特原之
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又唯
以聲色自娛後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
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
病欲不道他人竝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長
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

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庶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馬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輜軒驟指聲以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堅持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嘗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高見知名位顯著而與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丁卯正月六日讀畢 同九月七日晚校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飾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頊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廻詔播為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楊敷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 逸 謚 謚弟情 燕子獻 鄭頤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敷叔父寬 寬子文恩 紀 約從叔昇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飾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頊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廻詔播為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

國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
擁前敵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
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
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
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
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
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
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於家子侃等停
柩不葬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
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侄早通而
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

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
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
表廷等令為內應遂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
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
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遠佐察咸欲以實答之云無
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
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
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子付度之勿謂秦無入也遂得移謂已
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
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抄掠承業乃奏侃
為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
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

北史四十一

七

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關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日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裔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

魏書
字

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卽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為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竝鑄五銖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朱榮侃與內弟李暉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為天光

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隋襲播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為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闈後為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
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
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與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豫
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
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
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
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
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
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勸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
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
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
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
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
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
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
不可時入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
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
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
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
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
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
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

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
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
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
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
蕭寶寅代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寅賞
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啟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
寶寅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義
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
子昱爲顥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道竝從駕河內爲
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愛或勸椿
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
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

朝乘安車駕馴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
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
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歔拜帝
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
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誠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
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邱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
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初丈
夫好服綠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
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
積金一斤絲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與生求利又不聽與勢
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若
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

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
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
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
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
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
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日救
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蔽密列
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恭一聖
近臣若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責責勿輕
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
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一聖
問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

魏

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
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蒙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
若萬一蒙明主知過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
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
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
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
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
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
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
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入足免尤諫
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
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

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介
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
史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
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
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
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
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楷論議競理播不爲屈
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
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
其能肅曰非此郎何得中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
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

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
來輕介出入進無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
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救令臣下咸知爲後
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救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
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
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
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又靈太后令召又夫妻泣而責之
又深恨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又之從祖父舒早
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
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
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又使和及元氏誣告昱宣明云
昱父椿叔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又又構成其事乃遣夜

圍昱宅收之。竝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竝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又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寤黨與。同希又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徃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逆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為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餼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乞求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余朱榮之死。昱為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

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
 蠻中潛結渠率謀報余朱氏微服入洛為余朱世隆所殺椿弟穎
 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攻封三門
 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
 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
 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交同遇害太昌初辯贈
 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
 幼而儁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
 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
 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
 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
 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

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
 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馬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
 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
 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
 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為都
 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
 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皆
 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
 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出為岐州刺史
 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齋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
 時有使者馳駟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
 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

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非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愛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禧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湧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于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

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
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
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王
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
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津長史李喬引賊入
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
賊遂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津曾與喬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
淚俱發喬大慙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
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榮更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
出討以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津乃入
宿殿中婦麗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津
迎於北宮左沛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津為司空加侍中余朱榮

死使津津以本官為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
胡經略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余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
李神等議欲與津津舉城通款津津不從其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
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津規欲東轉更為方略乃
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余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
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
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
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廢士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
方為鎮西府王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
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逸字遵
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
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

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
 來舉目唯見其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
 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入
 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
 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竝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
 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
 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
 愛人尤憚豪猾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
 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
 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余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
 親戚城也村落營齊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鄂

二州刺史謚曰貞逸弟謚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伯
 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為余朱兆所害太
 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謚弟情事列於後津弟曄字延季弘
 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
 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
 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
 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
 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
 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
 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
 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
 時府主皆自引僚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

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
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涕兄弟竝皆有孫唯椿
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是已下率多
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
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余朱世隆等將
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
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
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惜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
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嘗謂
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讀何未和
便號泣感慙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讀史曰

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惜一門四世同居家甚
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
惜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
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惜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
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呼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
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惜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
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于
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覽無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
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
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然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
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惜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
賜爵魏王以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

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合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高山及在帝誅介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王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國破一至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

之讎得自縊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於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陵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

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甚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徽等屏居荆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荷賫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碯礪州內有愔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

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殮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

二琛字作
深一作字
琛作

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情聞不以爲意其聰記強識半面不
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
言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
下以方翹郭而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禮定漫漢
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爲士深士琛自言情曰盧
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
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
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
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情離氣
溫藉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
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
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情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

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
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情與尚書左
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
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
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
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
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
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情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
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
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誅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
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
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情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

朱

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啟視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議奇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愔等竝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卽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

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磚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巳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情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邦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

萬曆本麒麟作麒麟

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翹我癩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情也角文為用刃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廢姑情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復尋簿錄五家王瑜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勿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情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他後在朝大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為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為女是為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眾走出省門解律光逐而禽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為太原公東閣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

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強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謚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強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為侯天和中為汾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將段孝先率眾

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為屈遂以憂憤卒於獄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表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暎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

素

悟

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
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為齊兵躡眾多敗散素與驍將
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
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
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
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隋文帝為丞相素
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
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
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為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
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
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
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

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
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
自餘平乘舳艫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
趨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
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
見吾灘流迅激制不而入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
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
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
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
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
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
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

擊
纜
階
書
作

僅

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
大破之仲肅謹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
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
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
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
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
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
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為亂以素
為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女婦賞征人在陣免者
從賤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
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
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

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眾援
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
孟孫玄愴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
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
降之智慧盡屠其眾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
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海趣
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
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
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
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
素以餘寇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
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自以

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懼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曰王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餅貫以金錢練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愛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轍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堦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啟獨孤皇

隋書與作

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眾號哭而去優詔賜練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竝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何法將士股慄有

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爲文史所譴却故素雖嚴忍
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
果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頻爲尚書左僕射賜
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中
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
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
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以功進
子玄感位在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
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
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
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築名委質
受脈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於江表每稟戎律長
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燕魯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
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橫語武則權奇開出既文且
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在離六宮遠日云及坐
兆安厝委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義
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
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
不已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乎戎定
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
邑萬戶子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
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
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

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
 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胃者工草隸竝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
 為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
 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
 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
 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
 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慚疎忌
 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
 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
 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
 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
 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太寶殿慮上有不諱
 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

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
 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
 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
 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舛子并
 方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躬
 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曰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
 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竝
 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
 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
 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
 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

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竄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賫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輶車班劔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超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史活邪素貪財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

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
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
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
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
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故
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
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
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
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竝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
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
乃遣家奴偽爲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
縣閉城大募勇大於是取颿布爲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

移書傍郡以討護爲名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
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王簿唐祿爲懷州刺史有
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祿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尚
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
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
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
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
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
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數千及與紆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
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
此竝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
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又

隋書
字

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皆盜賊
 於是滋多所在修營人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
 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屬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
 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
 北則千里無烟淮江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
 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
 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感應士
 卒用命如赴私讐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
 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始伊戚
 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然言無所具遂進道東都城刑部尚
 書衛玄率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灑澗挑戰玄感偽
 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
 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息玄感與數千騎乘之
 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暗
 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
 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眾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
 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
 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官郎將陳稜攻元秘本於黎陽武衛將軍
 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
 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驍兵
 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
 然之將拒通于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
 被陵玄感為兩軍四拒衛玄東拒屈突通于蓋復出兵大戰玄感
 軍頻北復與子雄計于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豐倉振貧乏三輔

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
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守
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
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
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闕鄉上漿豆布陣亘五十里
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薰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
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
葭蘆成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
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
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斃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粲
為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
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
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竝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
詔可之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
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後以眾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
之雲陽附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
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疎誕不事產
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
家累千金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
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
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
來宴樂更移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致拜連復拜求以女
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為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
德州刺史潁川太守竝有威惠入為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

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度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為天子以燮崇俱為僕射置百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為緒所敗朱燮戰死俄而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於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

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遇返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為世充所殺世充坑其衆於黃亭洲死者三萬人其後董道沖沈法與李子通等竝乘此而起素母弟約

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查傷山是竟為宦者性如沈靜內多偏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先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攻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以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

嘉靖
萬曆
卒以
作為

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此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子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封修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縱殺庶人取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捨分難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素子玄挺後之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考武承弟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改尚寬惠大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儉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髻亂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闕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

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爲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

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效乃授高闕戍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

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啟寬爲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内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臯令寬與余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謂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解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大行仍爲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爲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

天穆聞之自此彌敬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余朱榮被誅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余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鄴聞莊帝弒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閣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機不睦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思文思字溫仁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塢井在在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湖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于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

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復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戶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文帝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肅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生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荊州總管卒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

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于秀立青紫盈門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至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叙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氛氛於斗牛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旬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陷君於奢侈謀廢家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

源實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
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
不旋踵昆弟就羶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溫
柔內懷狡策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但無遺育不亦宜哉寬聞關夷
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死仁乎

丁卯正月八日夜讀畢

同九月九日夜校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刊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

常爽

孫遜
芳從子懋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
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
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
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
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召肅氏危亡
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
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

言

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
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
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以後
開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卽優授肅至義陽平破賊軍除持節
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
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設館華林拂席相
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堯世志等伍胥窮踰再
暮蔬糲不改有司依禮喻解爲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
旱不雨輟膳百寮效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
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定之數須聖人
以濟未聞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
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發陛下輟膳三

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然無感朕誠心
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昨夜霖雨大降以破齊將裴
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
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
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紆泄
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
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
畫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
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
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
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
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

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閣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
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
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
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
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昌國縣侯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
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
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忼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
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為舉
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
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
歿定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

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
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
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
初詔為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
風俗其間樸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虚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
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
禪爵通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
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明帝又納
紹女為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
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
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位散
騎常侍右將軍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

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賦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各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毓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子游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又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儀同開府記

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窘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文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自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

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王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縝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縝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彥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彥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丞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

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頌社平生之感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

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
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卽位芳手加袞冕孝文襲斂既
乎啟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
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凌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
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
尊道學數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
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
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入
教學爲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
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旣徙縣松瀍
皇若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
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

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而
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
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
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
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
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女學承師而
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
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
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有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
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廣四
郊別置相去遠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
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

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
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樹
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
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
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
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警言妄陳管說竊見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
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
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
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春於東郊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
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

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
數七又云迎春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
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
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
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郊黃帝
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
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
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
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
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
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春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
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

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
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
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
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
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
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
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乘鄭玄
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
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
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
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數里故今仍舊靈星
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

萬本傳世
字倒

魏書施作於

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半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
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
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
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
乘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
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
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
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
隙野聲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
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
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
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王之芳表以禮樂事

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頻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王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入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

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
證稷乃社之細益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樂尚其言
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從
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
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焉子
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
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
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華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
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
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
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
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

責

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
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
弟欽以第三子琰為後厥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
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厥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
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
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
經厥為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韻足有可觀尋兼
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貴厥誅之子
臨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厥之死
臨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
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為儀同開府以臨為屬本州
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臨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

救恐振

為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歿弟穉位金紫光祿大夫穉子逃
逃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
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逃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
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逃在游宴
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集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
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
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任氏婦没入宮救以賜魏收收所提攜
後為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竝作挽歌揚遵彥擇之員外郎盧
思道用八首逃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逃曰
盧八問訊劉二逃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宋梁主蕭
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逃所之正授中書侍郎入
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逃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

使宋梁字
富有誤

魏家上心脫通
字

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撻逃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
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王逃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
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逃求以為副又逃
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逃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逃恐事露亦不
通焉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
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逃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
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
改元諸者各異逃請為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為明輔逃作此
以為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為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逃遂
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逃不自安又陰結斛律
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
為實初逃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

應石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逃乃為弟娶珽女遂成
密好珽之將訢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逃謀逃乃告一人故二人
得為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逃解士開所嫌尋出為仁州
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逃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
也更戒逃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
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
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
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
撰朝廷執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連
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
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

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
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
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
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
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
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
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
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符堅南安太
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
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
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

成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
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
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
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
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
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
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
以陶鑄人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
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
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

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
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吝
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
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
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禮書以廣
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源故曰易不
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道刻聖人之
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自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傳
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
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
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
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
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旣而用之爲門下
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
宣武季以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
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待中崔光
簡之光奏景各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列石
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王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
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詔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
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
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
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則
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

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
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
丞已下命之屬官旣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
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入然
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王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各義之
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得爲正君明矣且女人
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
廣孫榮义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
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制服之情猶同其議準
每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旣非食菜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
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

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和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

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王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待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遣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於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蕃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事過柔玄奔於漠北遣尚書令

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元山臨
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
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
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
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
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旣而蕭綜降附徐州清
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
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
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
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
軍元譚以象之景兼尚書勸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
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

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
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
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擇築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
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峒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元
城解盟三成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勅別將
崔仲哲等被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
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瑒爲都督代譚征下
口洛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旣南出
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
王孫念恒都督李瑒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
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
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遣連

兩賊眾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眾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眾。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待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詔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刀兵

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以摯太常方餒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顧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如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營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踰，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鑿戒斯文，乃暢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武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

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
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
同異，論充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
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隱於微，好爵是冒，聲
奪是其，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
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
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
如，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踟悔之無及，故狡兔
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
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
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
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平。

闕字傍
注誤入本
文

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訕誦之口，
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謬，而邪誘於外，無毀無譽，
而貽信於上帝，託身於金石，俱固立，各與天壤相繫，藉以優優。
游獨遊，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順其形。下三
黜，不愠其也。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或者見君高，可以持勢，欲乘
之，以探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
於道之所宜，虛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特
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聲，以崇
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谷繁則
寔儉，彫功業進則身跡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僑侈自親，前與道絕，
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禍難嬰
其身，利慾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靡

道悲遠

爵帝屬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廷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
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塞於人事屯難
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
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係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鑿之嗚呼鑿
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
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
安中司空行參軍丁卯正月十日讀畢同九月十三日午後拔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

終

西川世圖
依開同開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之一面榮任
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
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載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
常爽以儒素見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